

甌北七律淺註

趙翼○原詩 王起孫○著 王迎建○点校



蘇州大學

甌北七律淺註

無錫汪象
顧奎潔敬題



趙翼
●原詩
王起孫
●著
王迎建
●點校



蘇州大學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瓯北七律浅注:全7卷 / 王起孙著;王迎建点校
—苏州:苏州大学出版社,2015.1
ISBN 978-7-5672-1133-9

I. ①瓯… II. ①王… ②王… III. ①古典诗歌—诗集—中国—清代②《瓯北集》—注释 IV. ①I222.74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312115 号

瓯北七律浅注 (卷二)

原 诗	赵 翼
著 者	王起孙
点 校	王迎建
责任编辑	倪浩文
装帧设计	刘 俊
出版发行	苏州大学出版社
出 版 人	张建初
地 址	苏州市十梓街 1 号
邮 编	215006
电 话	0512-65225020 65222617(传真)
网 址	http://www.sudapress.com
印 刷	苏州恒久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80 mm×1 230 mm 1/32
印 张	29(全七卷)
插 页	16
字 数	940 千
版 次	2015 年 1 月第 1 版 201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672-1133-9
定 价	158.00 元(全七卷)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家陽王同志著

臨北新沙江

易儒題



戊申年八月十二

甌北詩鈔七律箋註卷二

王嗣業跋就

襄陽王起孫同慈初稿

奉命出守鎮安歲杪出都便道歸省途次紀恩
感遇之作

官程忽赴粵江清除授新叨御墨新臣子敢因貧乞郡
晉陽秋羅友襄陽人始仕荊州後在桓宣武府以家貧
乞祿溫雖以才學遇之而謂其誕肆非治民材許而不
用後同府人有得郡者溫為席起別友至尤曉問之友
答曰天性飲道嗜味昨奉教旨乃是首旦出門於中路
逢一鬼大見攝喻云我只見汝送人作郡何以不見人
送汝作郡民始怖終漸回還以解不覺成延緩之罪溫
又失壽少七年

甌北七律淺注

卷二

襄陽 王起孫 同慈著

小孫迎建 欣之謹識并点校

感遇之作

官程忽赴粵江濱除授新四御墨新臣子敢因貧乞郡
晉陽秋羅友襄陽人始仕荊州後在桓宣武府以家貧
乞祿溫雖以才學遇之而謂其詖肆非治民材許而不
用從同府人有得郡者溫為席起別友至尤曉問之友
答曰民性貪道滋味昨奉教旨乃是首旦出門於中路
逢一鬼大見捕掇云我只見汝送人作斯何以不見人

1. 奉命出守镇安，岁杪出都，便道归省途次，纪恩感遇之作

官程忽赴粤江滨，除授荣叨御墨新。臣子敢因贫乞郡，东晋孙盛《晋阳秋》：“罗友，襄阳人，始仕荆州，后在桓宣武府，以家贫乞禄。温虽以才学遇之，而谓其诞肆，非治民材，许而不用。后同府人有得郡者，温为席起别，友至尤晚。问之，友答曰：‘民性饮道嗜味，昨奉教旨，乃是首旦出门，于中路逢一鬼，大见揶揄，云：我只见汝送人作郡，何以不见人送汝作郡？民始怖终惭，回还以解，不觉成延缓之罪。’温虽笑其滑稽，而心颇愧焉。后以为襄阳太守，累迁广、益二州刺史。在藩举其宏纲，不存小察，甚为吏民所安悦。”**圣明**

自重职亲民。元白珽《湛渊静语》：“亲民之职，莫如守、令。然二者之间，切民之利害，莫如令。每读两汉《循吏传》，则西京所载，无非郡守。班固至谓‘令若长不闻于时’，何也？至于‘东京县令之号循吏者，班班可考’，则其故何耶？后反复谛玩，颇得其说。循吏之盛，莫盛于西汉宣帝时。宣帝谓‘吏民之本者，太守也’，而不言令。亲临见问，睹所言而察所行者，刺史守相也，而不及令。谓‘与我同治，而有玺书之勉，金秩之宠者，二千石也’，而不与夫令。盖其时但知郡守之重，不计县令之切于民，宜其令长之不闻于时也。东汉则不然。光武方崎岖兵马间，闻卓茂仁爱，不以密令之微，而擢居群公之右；闻祭彤清政，不以襄贲之小，而增秩赐缣。谣言单辞，必为转易，非轻于去取也，虑夫用匪其人，或为民害。四百余县，悉从减省，非轻于更易也，虑夫浮费冗食，徒为民扰。帝之于令，审重如此。其后出宰百里，皆以郎官而孝廉行高者为之，亦足以见所重在此矣。是以刘矩、王涣、仇览、童恢并以令长列于《循吏传》，而鲁恭、刘平与夫颍川之四长，先后相望，其绩章章不绝。吾始知守、令所以名闻两京者，亦由上意之所崇重欤！”**头衔冰去寒犹在**，宋范成大《客中呈幼度》诗：“手版头衔意已慵。”唐赵璘《因话录》：“祠部呼为冰厅，言其清且冷也。”并参卷一61“一条冰”注。诗谓以词臣出守也。此句系就出守前事言之。

肤寸云携泽要均。见卷一64。此句系就出守后事言之。**借马杜陵今五马**，《论语·卫灵公》：“有马者借人乘之。”五马，古以称太守。汉应劭《汉官仪》：“四马载车，此常礼也。惟太守出，则增一马。”又，宋潘淳《潘子真

诗话》：“汉制，太守驷马而已，其有加秩中二千石，乃右骖。故以五马为太守之美称。”又，宋陈正敏《通斋闲览》：“汉时朝臣出使为太守，则增一马，故曰五马。”又，北宋方勺《方氏泊宅编》：“谓太守为五马者，多疑所出。”按《诗·国风·邶风·干旄》：“孑孑干旄，在浚之都。素丝组之，良马五之。”郑玄注云：“州里建旄，谓州长之属。”殆以是乎？按宋程大昌《演繁露》：“太守五马，莫知的据。《古乐府》：‘五马立踟躇。’即其来已久。或言《诗》有‘良马五之’，侯国事也……元非定制也……而郑玄注《诗》曰：‘《周礼》州长建旄。汉太守比州长法，御五马。’玄以州长比方汉州，大小相绝远矣。周之州乃反统隶于县，比汉太守品秩殊不侔，不足为据。然郑，后汉人，则太守用五马，后汉已然矣。至唐白居易《和深春二十首》诗曰：‘五匹鸣珂马，双轮画戟车’，至其自杭分司，有诗云：‘钱塘五马留三匹，还拟骑来搅扰春。’老杜亦曰：‘使君五马一马骢。’则是真有五马矣。若其制之所始，则未有知者。”又，杜甫《徒步归行赠李嗣业》云：“凤翔千官且饱饭，衣马不复能轻肥。青袍朝士最困者，白头拾遗徒步归。人生交契无老少，论交何必先同调。妻子山中哭向天，须公柅上追风驃。”赵次公以此为杜向李借马之作。杜陵，为杜甫所居之地，人以之称甫，甫亦以自称。《醉歌行·赠公安颜少府请顾八题壁》云“君不见西汉杜陵老”是也。微躯何以答皇仁？

一出卢沟迹渐遥，当年从此上云霄。北京西便门外有芦沟，自昔为出入孔道。《史记·范雎传》：“须贾曰：‘不意君能自致于青云之上。’”重来恰是回头路，南朝陈后主诗：“回头不见望，流水玉门东。”杜牧诗：“秦岭望樊川，只得回头别。”欲去还同拗项桥。唐赵璘《因话录》：“尚书省东南隅通衢有小桥，相承目为拗项桥。言侍御史及殿中诸郎久次者至此，必拗项南望南宫也。”敢以身微忘恋阙，《庄子·让王篇》：“中山公子牟谓瞻子曰：‘身在江海之上，心居乎魏阙之下，奈何？’”杜甫诗：“恋阙丹心破，霏衣皓首啼。”或凭政最更登朝。政最，《汉书·宣帝纪》：“御史课殿最以闻。”班固《答宾戏》：“虽驰辩如涛波，摘藻如春华，犹无益于殿最也。”唐李善注引《汉书音义》：“上功曰最，下功曰殿。”又，颍川太守黄霸，治为天下第一，征为京兆尹，课最登朝也。露寒、鸂鶒曾游地，回首巢痕故未消。

某评：蕙然忠爱，情见乎词。南朝梁萧统《昭明文选》司马相如《上林赋》：“过鹄鹄，望露寒。”唐李周翰注：“皆宫观名。”巢痕，参卷三15注。

长安最乐是交知，文酒流连月有期。《孟子》：“从流下而忘反，谓之流，从流上而忘反，谓之连。”诗谓耽乐不已也。**僦薄百钱堪作主，谈深一字或为师。**宋计有功《唐诗纪事》：“郑谷改僧齐己《早梅》诗‘数枝开’作‘一枝开’。齐己下拜，人以谷为‘一字师’。”宋阮阅《诗话总龟》：“萧楚才见张咏诗：‘独恨太平无一事’，请改‘恨’为‘幸’，公曰：‘真一字师。’”宋罗大经《鹤林玉露》：“杨延秀用于宝事，相承作‘于’。有吏在旁，曰：‘本是干字。’检字书以呈，下注：‘晋有干宝。’延秀喜曰：‘此吾一字师也。’”明黄溥《闲中今古录》载：元萨天锡有“地湿厌闻天竺雨，月明来听景阳钟”句，山东一叟易“闻”字为“看”字，公俯首拜为一字师。**离筵忍打花奴鼓，**唐南卓《羯鼓录》：“上（明皇）酷不好琴，曾听弹正弄，未及毕，叱琴者曰：‘待诏出去！’谓内官曰：‘速召花奴将羯鼓来，为我解秽。’”按：花奴，汝阳王璿小字。璿为宁王长子，姿容妍美，明皇钟爱，授之音律，能达其旨。每随游幸，尝戴玳瑁帽打曲，上自摘红槿花一朵，置于帽上簪处。二物皆极滑，久之方安。遂奏《舞山香》一曲，而花不坠。乐家云：“定头项难在不动摇。”上大喜，赐金器一厨，因曰“花奴”。**空谷将麋木客诗。**《书·益稷》：“乃麋载歌。”麋，继续；连续。《诗·小雅》：“皎皎白驹，在彼空谷。”宋无名氏《漫叟诗话》：“宋苏轼《虔州八境》诗：‘山中木客解吟诗。’《十道四蕃志》记虔州上洛山有木客鬼，与人交甚信。未尝言能作诗也。后得《续法帖》记《木客诗》云：‘酒尽君莫沽，壶倾我当发。城市多嚣尘，还山弄明月。’方知得句之因。徐鉉谓鄱阳山中有木客，自言秦时造阿房宫伐木者。”**别罢都门车几两，他时落月有相思。**《汉书·疏广传》载：广为太傅，兄子受为少傅，在位五岁，父子俱移病，满三月赐告，广遂称笃，上疏乞骸骨。上以其年笃老，皆许之，加赐黄金二十斤。公卿、大夫、故人、邑子设祖道，供张东都门外，送者车数百辆。落月，见卷一1。

平生无一事堪豪，每到垂成易所遭。半世为文怜未就，一行作吏更何操。三国魏嵇康《与山巨源绝交书》：“游山泽，观鱼鸟，心甚

乐之。一行作吏，此事便废。”**旧翻残帙留儿读**，帙，《说文解字》：“书衣也。”此即谓书。《礼·玉藻》：“父歿而不能读父之书，手泽存焉耳。”《晋书》：“刘殷有七子，五子各授一经，一子授《太史公》，一子授《汉书》。”凡此以书教子者，记载多矣。诗人所言，亦复不少。唐沈佺期诗：“一经传旧德。”唐杜牧诗：“旧第开朱门，长安城中央。第中无一物，万卷书满堂。家集二百编，上下驰皇王。多是抚州写，今来五纪强。尚可与尔读，助尔为贤良。”皆此句中意也。**不朽名山让客高**。《左传·襄公二十四年》：“穆叔如晋，范宣子逆之，问焉，曰：‘古人有言曰：死而不朽。何谓也？’……穆叔曰：‘豹闻之，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久而不废，此之谓不朽。’”名山，见卷一50。**多少苍生待康济，始怜试手乏牛刀**。《晋书·谢安传》：“安年已四十余，恒温请为司马，将发新亭，朝士咸送，中丞高崧戏之曰：‘卿累违朝旨，高卧东山，诸人每相与言，安石不肯出，将如苍生何！苍生今亦将如卿何！’”又，《论语》：“割鸡焉用牛刀？”

少日研磨翰墨场，得登词馆敢他望。三国魏文帝《典论》：“古之作者，寄身于翰墨，见意于篇籍。”**伐毛去垢曾三洗**，汉郭宪《洞冥记》：“东方朔，字曼倩，元封中游濛鸿之泽，忽见王母采桑于白海之滨。俄有黄眉翁指阿母以告朔曰：‘昔为吾妻。托形为太白之精，今汝此星精也。吾却食吞气已九千余岁，目中瞳子色皆青光，能见幽隐之物，三千岁一反骨洗髓，二千岁一刻骨伐毛，自吾生已三洗髓五伐毛矣。’”**束发从戎未一当**。自注：大考翰林，从未得与。《大戴礼·保傅》：“束发而就大学。”《史记·李将军传》：“广既从大将军霍去病击匈奴，既出塞，令广出东道，广自请曰：‘臣部为前将军，今大将军乃徙令臣出东道，且臣结发而与匈奴战，今乃一得当单于，臣愿居前，先死单于。’大将军霍亦阴受上诫，以为李广老，数奇，毋令独当单于，不听广请。”见猎敢云心尚喜，朱熹《近思录》：“明道先生十六七时，好田猎。十二年，暮归，在田野间见田猎者，不觉有喜心。”**善刀聊幸拙堪藏**。《庄子·养生主》：“善刀而藏之。”注：“善，拭也。”拭刀而藏之也。用为“自敛其才”之喻。唐刘餗《隋唐佳话》：“梁常侍徐陵聘于齐，时魏收文学为北朝之秀，收录其文集以遗陵，令传之江左。陵还，济江而沉之，从者以问，陵曰：‘吾为

魏公藏拙。’**簪毫莫更夸能事，未必蓬山定见长。**《汉书·赵充国传》：“张安世本持橐簪笔，事孝武帝数十年。”唐颜师古注引张晏曰：“橐，契囊也。近臣负橐簪笔，从备顾问，或有所纪也。”师古曰：“橐，盛书。簪笔，插笔于首以纪事也。”《汉书·郊祀志》：“使人入海求蓬莱、方丈、瀛州。此三神山者，其传在渤海中。”《唐摭言》：“张洎，会昌五年陈商下状元及第。翰林覆，落洎等八人。赵嘏以诗赠之，曰：‘莫向春风诉酒杯，谪仙真个是仙才。犹堪与世为祥瑞，曾到蓬山顶上来。’”

株守频年想壮游，从今景物豁吟眸。《韩非子·五蠹》：“宋人有耕田者。田中有株，兔走触株，折颈而死。因释其耒而守株，冀复得兔。兔不可复得，而身为宋国笑。”吟眸，诗人的视野。上句就未奉命前想，下句为今奉命后事。**天教诗境开生面**，承上“吟眸”，就已说。谓得江山之助也。杜甫诗：“将军下笔开生面。”**人少题篇在上头**。仍承“吟眸”，就人说。并见镇安之僻远也。李白诗：“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世因传李欲题黄鹤楼，见崔已有所题，遂去而题凤凰台。《唐诗纪事》不然其说。**风雪满天麈两鬓**，黄庭坚诗：“市声麈午枕。”麈，喧扰意。**江山万里入孤舟**。转写途次苦况，却仍各具壮游情景于中。杜牧《新定途次》诗：“万山深处一孤舟。”又，唐岑参诗：“孤舟万里夜。”**平生曾谪登高赋，可有惊人好句留？**合上作收。《汉书·艺文志》：“登高能赋，可以为大夫。”杜甫诗：“为人性僻耽佳句，语不惊人死不休。”

独伤骥子委京尘，小具黄肠载两轮。《北史·裴延俊传》：“延俊从父兄宣明二子景鸾、景鸿，并有逸才，河东呼景鸾为骥子，景鸿为龙文。”言其超绝等伦也。《汉书·霍光传》：“黄肠题凑。”谓棺槨也。**未必有魂聊有魄**，《左传·昭公七年》：“人生始化曰魄，即生魄，阳曰魂；用物精多，则魂魄强。”孔颖达疏：“附形之灵为魄，附气之神为魂。”**却怜归骨不归人。**《列子·天瑞》：“古者谓死人为归人。”此诗则谓耆瑞已死，生不得归耳。**《灵光》可读增神瘁**，东汉王逸考《鲁灵光殿赋》张铉注曰：“范曄《后汉

书》云：王延寿【文考名】有俊才，父逸【襄阳人】欲作《鲁灵光殿赋》，命文考往图其状。文考因韵之，以简其父。父曰：‘吾无以加也。’时蔡邕亦有此作，十年不成文，见文考此赋，遂隐而不出。文考时年二十。至二十四，过汉江湖而死。”瓠北用此，以喻其子有隽才而早亡之可伤也。赢、博仍迁为爱真。赢博，见卷一68。痛绝骷髅余一副，旧曾夜贴老夫身。骷髅，无肉之尸也。《左传·隐公四年》石碣曰：“老夫耄矣。”

路过淮南近故林，轻舟取次渡江浔。杜甫诗：“经过自爱惜，取次莫论兵。”取次，唐人方言也，次第之意。唐朱庆余诗：“丹诏荣归骑，清风满故林。”顺风恰称还乡愿，《地理志》：“射的山，郑弘于此遇仙人，采樵常得便风，世号‘樵风’。朝去暮来，今犹如此。”又，《后汉书·郑弘传》李贤注引南朝宋孔灵符《会稽记》：“射的山南有白鹤山，此鹤为仙人取箭。汉太尉郑弘尝采薪，得一遗箭，顷有人觅，弘还之。问何所欲，弘识其神人也，曰：‘常患若邪溪载薪为难，愿旦南风，暮北风。’后果然。”北宋李昉《太平御览》：“盛弘之《荆州记》曰：‘宫亭湖庙神甚有灵验，涂旅经过，无不祈祷，能使湖中分风而帆南北。’”落日犹悬望阙心。见上“恋阙”注。剧郡剑牛觚吏绩，觚，窥视；观测。《汉书·龚遂传》：“遂为渤海太守，见齐俗奢侈，好末技，不田作，乃躬率以俭约，劝民务农桑。令口种一树榆，百本薤、五十本葱、一畦韭，家二母彘、五鸡。民有带持刀剑者，使卖剑买牛，卖刀买犊，曰：‘何为带牛佩犊！’春夏不得不趋田亩，秋冬课收敛，益蓄果实菱芡。劳来循行，郡中皆有蓄积，吏民皆富实。”家传琴鹤本官箴。《宋史·赵忭传》：“知成都。神宗立，忭还自成都，召知谏院。及谢，帝曰：‘闻卿匹马入蜀，以一琴一鹤自随，为政简易，亦称是乎！’”又，宋彭乘《墨客挥犀》：“赵阅道为成都转运使，出行部内，惟携一琴一鹤一龟，坐则看龟鼓琴。”《左传·襄公四年》：“昔周辛甲之为太史也，命百官，官箴王阙。”此诗则谓己之取以为箴也。词臣此擢非常格，忍逐时趋宦海沉。李商隐诗：“中禁词臣寻引领，左川归客自回肠。”五代前蜀杜光庭《仙传拾遗》：“颜真卿年十八九时，卧疾百余日，医不能愈。有道士过其家，自称北山君，……谓之曰：‘子有清简之名，已志金台，可以度世，上补仙官，不宜自沉于名宦之海。’”

2. 歌风台怀古 台在今沛县泗水北。

匹夫成帝十年功，万乘归来宴此中。按：太史公谓：“项羽欲以力征经营天下，五年卒亡其国。”在高祖一方，即为五年而成帝业。故有称高祖以匹夫五年而成帝业者。若自秦二世元年，高祖起兵于沛，至即帝位于汜水之阳時計之，首尾八年，亦未至十年。此诗云“十年”者，就高祖汉元年至汉十二年宴沛时之大数言也。并参下注。《孟子·梁惠王上》：“万乘之国。”汉赵岐注：“万乘，兵车万乘，谓天子也。”**云起真符天子气**，《礼·曲礼》：“君天下曰天子。”《史记·高祖本纪》：“高祖隐于芒砀山泽岩谷之间。吕后与人俱求，常得之。高祖怪问，后曰：‘季（邦字）所居上常有云气，故从往常得季。’”**风来故是大王雄。**见卷一11。**儿童歌舞三侯遍**，《史记·乐书》：“高祖过沛，诗《三侯之章》，令小儿歌之。”司马贞《索隐》：“侯，语辞也。‘兮’亦语辞也。沛诗有三‘兮’，故云‘三侯’也。”**父老追攀一县空。**见下联注。**颇怪生平称大度，如何宿怨独衔丰。**大度，见卷一20。《史记·高祖纪》：“十二年十月，高祖已击（黥）布军会甄，布走，令别将追之。高祖还归，过沛，留。置酒沛宫，悉召故人父老子弟纵酒，发沛中儿得百二十人，教之歌。酒酣，高祖击筑，自为歌诗曰：‘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令儿皆和习之。高祖乃起舞，慷慨伤怀，泣数行下。谓沛父兄曰：‘游子悲故乡。吾虽都关中，万岁后吾魂魄犹乐思沛。且朕自沛公以诛暴逆，遂有天下，其以沛为朕汤沐邑，复其民，世世无有所与。’沛父兄诸母故人日乐饮极欢，道旧故为笑乐。十余日，高祖欲去，沛父兄固请留高祖。高祖曰：‘吾人众多，父兄不能给。’乃去。沛中空县皆之邑西献。高祖复留止，张饮三日。沛父兄皆顿首曰：‘沛幸得复，丰未复，惟陛下哀怜之。’高祖曰：‘丰，吾所生长，极不忘尔，吾特为其以雍齿故反我为魏。’沛父兄固请，乃并复丰，比沛。”

置酒空兴猛士嗟，见上诗注。**韩、彭被杀已如麻。**杀韩，见卷一1“狗烹”注。《史记·彭越传》：“汉四年冬，……越乃悉引兵会垓下，遂破楚。五年春，立彭越为梁王。十年秋，陈豨反代地，高祖征兵梁王。梁王称病，使将将兵诣邯郸。高祖怒，……捕梁王，囚之洛阳。有司治反形已具，请论如法。上赦以为庶人，传处蜀青衣。西至郑，逢吕后，吕后许诺，与俱东至洛阳。吕后

白上曰：‘彭王壮士，今徙之蜀，此自遗患，不如遂诛之。’遂夷族。”**负心事竟烹功狗**，《史记·萧相国世家》：“高祖以萧何功最盛，封为酈侯，所食邑多。功臣皆曰：‘臣等身披坚执锐，……攻城略地……今萧何未尝有汗马之劳，待持文墨议论，不战，顾反居臣等上，何也？’高祖曰：‘夫猎，追杀兽兔者狗也，而发踪指示兽处者，人也。今诸君徒能得走兽耳，功狗也；至如萧何，发踪指示，功人也。’”**出手威原斩路蛇**。斩蛇，见卷一11“赤帝”注。《南齐书·张瓌传》：“升明元年，刘秉有异图，弟遐为吴郡，潜相影响。因沈攸之事起，聚众三千人，治攻具。太祖密遣殿中将军卞白龙，令瓌取遐。诸张世有豪气，瓌宅中常有父时旧部曲数百。遐召瓌，瓌伪受旨，与叔恕领兵十八人入郡，与防郡队主强弩将军郭罗云进中斋取遐。遐逾窗而走，瓌部曲顾宪子手斩之，郡内莫敢动者。献捷，太祖以告领军张冲，冲曰：‘瓌以百口一掷，出手得卢矣。’”**百败河山终造国**，《史记》载：“高祖汉二年，项羽至萧，与汉大战彭城灵璧东睢水上，大破汉军，多杀士卒，睢水为之不流。乃取汉王父母妻子于沛，置之军中以为质。汉三年，汉王军荥阳南，与项羽相距岁余，汉军乏食，遂围汉王。汉军绝食，乃夜出女子东门二千余人，被甲，楚因四面击之。将军纪信乃乘王驾，诈为汉王，诳楚，楚皆呼万岁，之城东观，以故汉王得与数十骑出西门遁。又，项羽已破走彭越，闻汉王复军成皋，乃复引兵西，拔荥阳，……遂围成皋。汉王跳，独与滕公共车出成皋玉门，北渡河，驰宿修武。自称使者，晨驰入张耳、韩信壁，而夺之军。汉四年，汉王、项羽相与临广武之间而语。……项羽大怒，伏弩射中汉王。汉王伤胸，乃扞足曰：‘虏中吾指！’……病甚，因驰入成皋。旋约中分天下，割鸿沟以西者为汉，鸿沟而东者为楚。项羽解而东归。汉王欲引而西归，用留侯、陈平计，乃进兵追项羽，至阳夏南止军，与齐王信、建成侯彭越期会而击楚军。至固陵，不会。楚击汉军，大破之。汉王复入壁……”此皆汉楚之争，而高祖百败之大略。至汉五年，高祖与项羽决胜垓下，帝业乃成。**千秋魂魄尚思家**。魂魄思沛，见上注。**荣归翻下英雄泪，此处胜他昼绣夸**。下泪，见上注。《史记·项羽本纪》：“人或说项王曰：‘关中阻山河四塞，地肥饶，可都霸。’项王见秦宫室皆已烧残破，又心怀思欲东归，曰：‘富贵不归故乡，如衣绣夜行，谁知之者！’说者曰：‘人言楚人沐猴而冠耳，果然。’”

3. 西湖咏古

不负风光胜地多，六桥来正景暄和。周密《武林旧事》：“西湖三堤路。苏公堤，元祐中，东坡守杭日所筑，起南迄北，横截湖面，夹道杂植花柳，中为六桥、九亭。”“第一桥港通赤山教场南来，名映波；第二桥通赤山麦岭路，名锁澜；第三桥通花家山港，名望山；第四桥通茆家步港，名压堤；第五桥通曲院港，名东浦；第六桥通耿家步港，名跨虹。”东坡有诗云：“六桥横截天汉上，北山始与南屏通。忽惊二十五万丈，老葑席卷苍烟空。”后守林希榜之曰“苏公堤”。《西湖志》：“苏公堤，春时晨光初起，宿雾未散，杂花生树，飞英蘸波，纷披掩映，如列锦铺绣。揽胜者咸谓四时皆宜，而春晓为最云。”是为西湖十景之一。其他曰“平湖秋月”，曰“断桥残雪”，曰“雷峰夕照”，曰“南屏晚钟”，曰“曲院风荷”，曰“花港观鱼”，曰“柳浪闻莺”，曰“三潭映月”，曰“双峰插云”。

胜地风光诚不少矣。**人间作画难为稿，是处销金别有窝。**《武林旧事》：“西湖天下景，朝昏晴雨，四序总宜。杭人亦无时而不游，而春游特盛焉。而都人凡缔姻、赛社、会亲、送葬、经会、献神、仕宦、恩赏之经营，禁省台府之嘱托，贵瑁要地，大贾豪民，买笑千金，呼卢百万，以至痴儿呆子，密约幽期，无不在焉。日糜金钱，靡有纪极。故杭谚有‘销金窝儿’之号。”周密《西湖游幸记》亦云。**绮阁帘栊红杏雨，彩船箫鼓绿苹波。**《武林旧事》：“断桥旁小酒肆，太学生俞国宝题词云：‘一春长费买花钱，日日醉楼边。玉骢惯识西泠路【一作湖边路】，骄嘶过，沽酒楼前。红杏香中歌舞，绿杨影里秋千。东风十里丽人天，花压鬓云偏。画船载取春归去，余情付，湖水湖烟。明日再携残酒，来寻陌上花钿。’”【按：此词为《风入松》。后高宗游湖见之，笑曰：“此词甚佳，惜残酒句太儒酸。”因为改曰：“明日重扶残醉。”】又，“承平时，头船如大绿、间绿、十样锦、百花、宝胜、明玉之类，何啻百余。其次则不计其数，皆华丽雅靓，夸奇竞好。”**山灵笑我家相近，何事今才载酒过。**

割据深心笑井蛙，金书玉册累朝加。《后汉书·马援传》：“公孙述称帝于蜀，隗嚣使援往观之。援归，谓嚣曰：‘子阳，井底蛙耳，而妄自尊大，不如专意东方。’”按：宋陶岳《五代史补》：“钱鏐患目，医人曰：‘可治，……恐无益于寿，幸思之。’”鏐曰：‘吾起自行伍，跨有方面，富贵足矣。但得两眼见物，’

为鬼不亦快乎!’”是其心计中以得割据便属过望,不欲称帝妄自尊大,貽讥并蛙。且启两雄难并立之祸,是以历受梁唐之封,而得以传后世也。金书玉册,封王赐券所用之物。**千秋英气潮头弩**,五代孙光宪《北梦琐言》:“杭州连岁潮头直打罗刹江【即钱塘江】石,吴越钱尚父俾张弓弩,候潮至,逆而射之,由是渐退。”苏轼诗:“安得夫差水犀手,三千强弩射潮低。”**三月风情陌上花**。苏轼《陌上花诗引》:“吴越王妃每岁春必归临安,王以书遗妃曰:‘陌上花开,可缓缓归矣。’吴人用其语为歌,含思宛转,听之凄然。”又,词牌名亦有《陌上花》。苏轼《东坡词话》:“钱塘人好唱《陌上花》,缓缓曲,盖吴越王遗事也。”**民不罹兵都爱主,国无称帝易传家**。《史记·南越赵佗传》载:高后时,佗自称尊号为南越武帝,乘黄屋左纛,称制,与中国侔。及孝文帝立,使陆贾往让佗,佗为书谢,称曰:“蛮夷大长老夫臣佗,愿长为藩臣,奉贡职。”于是,乃下令国中曰:“吾闻两雄不俱立,两贤不并世。皇帝,贤天子也。自今以后,去帝制黄屋左纛。”文帝大悦,至孝景时称臣。**霸廷不肯填湖筑**,明郎瑛《七修类稿·西湖帝王宅》条下曰:“昨读《幕府燕谈》,五代时有术者说钱鏐曰:‘若填湖为宅,可王千年,此地不过百年也。’钱曰:‘岂有千年帝王哉?’终不填湖。”此意今犹父老嗟。

凤凰山下故宫基,重话南迁驻蹕时。《七修类稿·杭州宋宫考》一则内云:“杭治自隋以来,在凤凰山下,今万松牌楼是也。五代钱氏据有吴越,即以州治扩而大之,依山阜以为宫室,其子城南门曰通越,北门曰双门。宋建炎三年,高宗诏以为行宫;至绍兴元年十一月,诏守臣徐康国营建宫殿,复展大之,徙州治于清波门内。德祐二年宋亡,明年为至元十四年,民间失火,飞烬及宫室,焚毁殆尽。”**宋嫂鱼羹空旧感**,《武林旧事》:“淳熙间,寿皇以天下养,每奉德寿三殿,游幸湖山,御大龙舟。……小舟时有宣唤赐予……淳熙六年三月,登御舟,入里湖,出断桥,又至珍珠园,太上【高宗】宣唤在湖卖买人,时有卖鱼羹人宋五嫂对御自称‘东京人氏,随驾到此’。太上特宣上船起居,念其年老,赐金钱十文、银钱一百文、绢十匹,仍令后苑供应泛索。”**崔君泥马已新祠**。《武林旧事·南山路显庆观》下云:“祀磁州神崔府君。六月六